

國史讀本

十卷

宣統元年十月初版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著者 咸陽 李岳瑞

印刷所 廣智書局活板部

發行所 上海英界四馬路 廣智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莊

(國史讀本卷十全一冊)

國史讀本卷十目錄

明一太祖取天下之大畧

二陳友諒之敗

三葉兌之上書

四續

五續

六陳理之降

七張士誠之敗徵

八張士誠之亡

九續

十大舉北伐

十一太祖之即帝位

十二戡定中原

十三元順帝之北

走

十四河汾關隴之肅清

十五北伐之師

十六大封功臣

十七

伐蜀之師

十八續

十九續

二十擴廓之卒

二十一征滇之師

二十二續

二十三宰相之廢

二十四明代封建之制

二十五明代

外官之制

二十六科舉之制

二十七明初吏治

二十八明初文字之

禍

二十九納哈出之降

三十元裔之衰微

三十一吏部權勢之重

三十二太祖誅戮功臣

三十三太祖用法寬嚴之異

三十四惠帝初政

三十五削藩之舉

三十六燕王之反

三十七李景隆之代將

三

十八李景隆之喪師 三十九盛庸濟南之勝 四十燕兵大舉南犯 四

十一江北之喪師 四十二京師之陷 四十三殉國諸臣之烈 四十四

續 四十五中官預政之始 四十六平定交趾本末 四十七續 四

十八一次親征之役 四十九浚會通河附黃河之治 五十貴州設郡縣之始

五十一二次親征之役 五十二三次親征之役 五十三末次親征之

役 五十四仁宣之授受 五十五漢王高煦之變 五十六高煦之平

五十七楊士奇之保全趙王 五十八交趾之棄 五十九續 六十續

六十一宣宗朝吏治之盛 六十二周忱之治行 六十三宣宗三次巡

邊 六十四王振用事之始 六十五續 六十六王驥之武功 六十

七王振之縱恣 六十八也先之入寇 六十九土木之變 七十英宗之

北狩 七十一于謙之定大計 七十二景帝之立 七十三也先之入寇

于謙保衛京師之功 七十四續 七十五上皇之還京 七十六兵制

禽	一百十一王守仁畧傳	一百十二王守仁之討賊	一百十三宸濠之就	一百十四武宗之親征	一百十五武宗之南巡	一百十六武宗之
之倚任	一百一武宗之失德	一百二劉瑾之擅權	一百三續	一百四續	一百五縉紳遇禍之酷	一百六劉瑾之誅
之盜	八十四韓雍平蠻之役	八十五滿俊之變	八十六成化之稅政	八十七陝甘築邊墻之役	八十八皇太子之立	八十九景帝之復帝
號	九十鄖陽設巡撫之始	九十一汪直之用事	九十二續	九十三李俊之直言	九十四續	九十五孝宗初政
三李俊之直言	九十四續	九十五孝宗初政	九十六哈密之役	九十七國子監之沿革	九十八王越之將畧	九十九續
之倚任	一百一武宗之失德	一百二劉瑾之擅權	一百三續	一百四續	一百五縉紳遇禍之酷	一百六劉瑾之誅
一百四續	一百五縉紳遇禍之酷	一百六劉瑾之誅	一百七續	一百八流寇之起	一百九武宗之微行	一百十甯王宸濠之反
一百十一王守仁畧傳	一百十二王守仁之討賊	一百十三宸濠之就	一百十四武宗之親征	一百十五武宗之南巡	一百十六武宗之	

崩 一百十七大禮議一 一百十八大禮議二 一百十九大禮議三

一百二十大禮議四 一百二十三王定之相刻 一百二十三寬裕之條

一百八肅宗之世 一百九肅宗之婦計 一百十肅王寬裕之及

百四 一百九肅宗之婦計 一百六肅宗之婦 一百七肅宗之婦

之奇計 一百一肅宗之夫計 一百二肅宗之婦計 一百三肅宗

其十小國千親之計 其十八王定之相刻 其十八肅 一百四肅

三李對之面言 其十四肅 其十五肅宗之婦 其十六肅宗之婦

其十肅宗之婦 其十一肅宗之婦 其十二肅 其十三

八十肅宗之婦 八十八肅宗之婦 八十九肅宗之婦 九十肅宗之婦

之益 八十肅宗之婦 八十九肅宗之婦 九十肅宗之婦 九十肅宗之婦

寧之婦 八十一肅宗之婦 八十二肅宗之婦 八十三肅宗之婦

之變 小十肅宗之婦 小十八肅宗之婦 小十八肅宗之婦 八十肅

國史讀本卷十

咸陽李岳瑞編

明一太祖取天下之大畧自古起西北者得志於東南也易而起東南者得志於西北也難用江表爲根本以一統中原廓清八表者太祖一人而已矣太祖之用兵也先其所難而後其所易當是時陳友諒負隅於江楚張士誠宴安於東吳而擴廓帖木兒挾中原全盛之勢以虎視于河洛明介其間區區江淮一小國耳終能滅漢沼吳長驅兗豫直擣燕幽十有五年而克成帝業者非徒天與人歸亦以披隙導窳之咸中機宜也友諒最強則最先加兵陳氏滅而長江上游悉在囊括中矣士誠跨長江下游南有蘇浙北有淮揚據東南財賦之區而其人又最文弱士誠本無大志徒以竊位號自娛樂而已當太祖統師西征金陵空虛而士誠卒不敢西逾江陰一步可以驗其兵力之薄弱矣

荆楚既下。移師東指。拉朽摧枯。一舉而克。東南底定。然後命將出師。北定中原。乘人心思漢之機。值却天亡之會。雖以擴廓之雄。而不能一戰焉。真人肇造之謨。固有非庸人所能識者哉。

明二 陳友諒之敗

陳友諒之稱帝也。約張士誠共攻應天。都下大震。諸將咸請先復太平。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請自將迎擊。太祖曰。亦不可。彼以偏師綴我。而全軍以趨金陵。順流半日可達。吾步騎急難引還。百里趨戰。兵法所忌。或又議奔鍾山。或請遂降之。劉基獨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基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賊已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乃令康茂才以書給友諒。令速來。李善長以爲疑。太祖曰。二寇合。吾首尾受敵。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於是令諸將分守要隘。太祖親督軍屯廬龍山。友諒至江東橋。呼茂才不應。知被給。急引兵退走。而伏兵已起。馮勝華雲龍躍馬大呼。擣其中堅。

廖永安張德勝麾諸軍奮擊。友諒軍披靡。常遇春徐達引兵夾攻。遂大破之。友諒乘輕舸走。至采石。諸將追及。又大破之。遂棄太平。走江州。遇春等乘勝進取安慶。胡大海亦克廣信而守之。廣信方絕糧。或勸旋師。大海曰。此閩楚嚆喉也。可棄之乎。築城浚隍。留守不去。王業之成。自茲役始也。未幾。友諒守將胡廷瑞以龍興降。改龍興爲洪都府。令養子朱文正守之。

明三 葉兌之上書

甯海人葉兌上書於太祖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孔明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以自守。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備。莫急上流。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所有。非直蔽江。兼可守淮。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北畧中原。李氏可併。今聞察罕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

人心不屬。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固不侔。宜如魯肅之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崐。此其大綱也。至其目則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窟穴。今欲攻之。莫如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擣平江城。難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別築長圍。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畧定屬邑。收其租稅。以贍吾軍。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旣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

明四續

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旣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腹心。江北餘孽隨之瓦解。此中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使招諭。彼復狐疑。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彼已降我。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

騎無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卽當納土。不過以緩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期。日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觀義師之勝。其氣已先挫矣。今正可脇之。使從我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卽更置官吏。拘其舟艦。收其兵柄。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也。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脆城陋。兩浙旣平。必求歸附。下之一辨。士力耳。如其稽遲。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能支。福州下。蜀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也。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去。後數歲。削平天下。規模次第。畧如兌言。

明五續

友諒憤疆場之日蹙也。乃大治舟師。復圍洪都。家屬百官悉載以自隨。盡銳仰攻。飛梯衝車。百道並舉。鄧愈輔朱文正城守。隨方備禦。三月不能下。大將趙德勝中流矢死。內外不通音問。文正遣使者閒道赴建康告急。太祖自將救之。次湖口。先伏兵。遏友諒歸路。友諒聞援兵至。撤圍北出。遇于鄱陽湖之康郎山。其衆號六十萬。聯巨舟。

爲陳樓櫓高十餘丈。綿亙十餘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太祖分軍爲十一隊以禦之。張定邊直趨太祖舟。舟膠于沙。不能退。危甚。適援舟驟至。水涌得脫。友諒軍乘上流。鋒銳甚。諸將仰攻不利。咸有懼色。太祖親臨陣。指麾斬退縮者十餘人。士氣始奮。皆殊死戰。會日暮。東北風起。乃命死士載火藥蘆柴。焚友諒舟。風烈火熾。烟燄漲天。湖水盡赤。漢兵大亂。諸將鼓譟乘之。友諒弟友仁被燒死。友仁眇一目。勇畧絕人。旣死。友諒爲之氣沮。翌日復戰。友諒又大敗。欲退出長江。而湖口之師扼其歸路。相持數日。友諒食盡。突圍欲遁。大軍自上流邀擊之。友諒方指揮將士。驟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軍遂大潰。

明六 陳理之降

友諒之死也。長子被執。大將張定邊挾其次子理。遁歸武昌。嗣僞位。太祖進軍圍之。定邊堅守久不下。乃遣其故臣羅復仁入城招理。理遂帥定邊等出降。太祖以理幼弱。握其手。掖之起曰。吾不汝罪也。封之爲歸德侯。湖廣江西諸郡縣悉降。江西行省

以友諒鏤金牀進。太祖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立命毀之。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請曰：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旣潰，何不乘虛直擣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多矣。太祖曰：汝不知覆巢之下，必無完卵乎？若乘勝疾追，彼必致死，殺傷實多。吾故縱之，而遣偏師綴其後，又恐其奔逸也。料彼敗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敢言戰？我以大軍臨之，彼自全城降服，所保全者不已多乎？簡乃大悅服。先是安豐有警，太祖自將救之。劉基諫不聽，至是乃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擣建康，則大事去矣。乃頓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諒亡天下不足定也。是歲正月朔，太祖始即吳王位，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相國。時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

明七 張士誠之敗徵

陳氏旣滅，太祖志圖中原，嘗謂孔克仁曰：吾欲督江淮諸郡之民，及時耕種，加以訓練，仍於兩淮間饋運可通之處儲糧以俟，兵食旣足，中原庶可圖矣。又曰：今天下用兵，河北則有孛羅，河南則有擴廓，關中則有李思齊，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有

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士誠耳。士誠多奸謀。尙閒諜。然御衆無紀。我以數十萬衆脩軍政。任賢才。相時而動。其勢不足平也。方是時。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甯。西距汝潁。濠泗。東薄大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其弟士信及女夫潘元紹爲腹心。士誠好延賓客。爲人運重寡言。望之若有器量。而實無遠圖。旣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戶口殷實。士誠漸奢縱。怠於政事。士信元紹尤好聚斂。日夜歌舞逸豫。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後起。甫至軍。所載姬妾樂器踵相接。或大會游談之士。擣菹蹴鞠。不以軍務爲意。及喪師失地而還。士誠槩置不問。上下恬嬉。以迄于亡。

明八 張士誠之亡

初。吳王之與陳友諒相持也。張士誠恃其富饒。數犯疆場。廖永安旣爲所敗。謝再興復以衆降之。西事方急。王師未遑東畧。及江楚大定。卽出師規取淮北。淮安濠徐皆下。三年秋。遂大舉東征。移檄數士誠八罪。命徐達常遇春帥衆二十萬擊之。命之曰。

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發邱壟。士誠母葬平江城外。毋加侵犯。既而召達遇春。問用兵當何先。遇春欲直擣平江。王曰。湖州張天驕。杭州潘原明。爲士誠臂。指平江被圍。兩軍必悉力赴援。內外相合。難以取勝。不若先攻湖州。羽翼既披。平江勢孤立。破矣。達等自太湖赴湖州。守將迎戰而敗。遂進圍之。士誠遣其將朱暹來援。屯於舊館。達遇春築壘。斷其餉道。城中食盡。士誠知事急。親督兵來救。戰于皂林。大敗。潘元紹又敗於烏鎮。昇山水陸諸寨皆破。舊館援絕。朱暹等相帥出降。達等以暹徇於城下。城中大震。左丞張天驕。遂舉城歸命。於是李文忠攻杭州紹興。華雲龍徇嘉興。皆下之。士誠唯困守孤城而已。

明九續

張士誠拒守數月。王使人貽書招之。以寶融錢俶爲說。士誠不報。而親帥銳士突圍出西門搏戰。遇春以所部禦之。士誠軍殊死鬥。遇春裨將王弼馳騎而出。揮雙刀奮擊敵小卻。遇春乘之。士誠大敗。士誠所統號勇勝軍。皆驍猛善戰。每出陣。輒銀鎧錦。

衣出入。馳突所向無敵。至是悉敗死。士誠遂大沮不敢復出。其故將李伯昇遣所善客踰城說之曰。公所恃者杭湖嘉興。今皆破矣。困守孤城。何以持久。一旦變從中起。恐即求死亦不可得。何如遣使金陵。開門待命。猶不失爲萬戶侯耶。士誠竟不答。城將破。達與遇春約曰。師入。我營其左。公營其右。又令將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翼日。諸將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以入。初。平江之圍急也。士誠語其妻劉氏曰。吾敗且死矣。若曹將何爲。劉曰。君無憂。妾必不負君。及城破。士誠收餘衆戰於萬壽寺東。衆散走。乃倉皇歸府。拒戶自經。其故將解之。送詣達軍。達遣人諭意。士誠瞑目無一語。劉氏帥羣妾登樓。積薪樓下。縱火焚之。吳地盡平。居民安堵如故。改平江路曰蘇州府。使吳良守之。良在江陰有惠政。故使守吳。士誠在道不復食。至應天。竟自縊死。

明十 大舉北伐

吳地旣平。始議北伐。召諸將問之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擴廓跋扈。關隴則李

思齊張良弼。梟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大舉北征。拯斯民於水火。其何道之從。常遇春對曰。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直擣元都。破竹之勢也。王曰。不然。元建國百年。京師守禦必固。懸軍深入。餽餉不前。援兵四集。此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師兩河。破其藩籬。拔潼關而守之。扼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絕。不戰自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汾晉關隴。可席卷而定也。諸將皆曰善。於是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副之。帥步騎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出師之日。王親出禡祭於龍江。召諸帥諭之曰。御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常百萬之衆。摧堅陷銳。莫如副將軍。不慮不能戰。慮輕戰耳。身爲大將。顧好與小校角。甚非所望也。遇春拜謝。是時稱名將者。以達遇春爲稱首。遇春剽疾敢深入。而達尤長於謀畧。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戮。達則所至不擾。即獲壯士及閒諜。結以恩信。俾皆爲我用。由此人樂附之。

明十一以太祖之即帝位